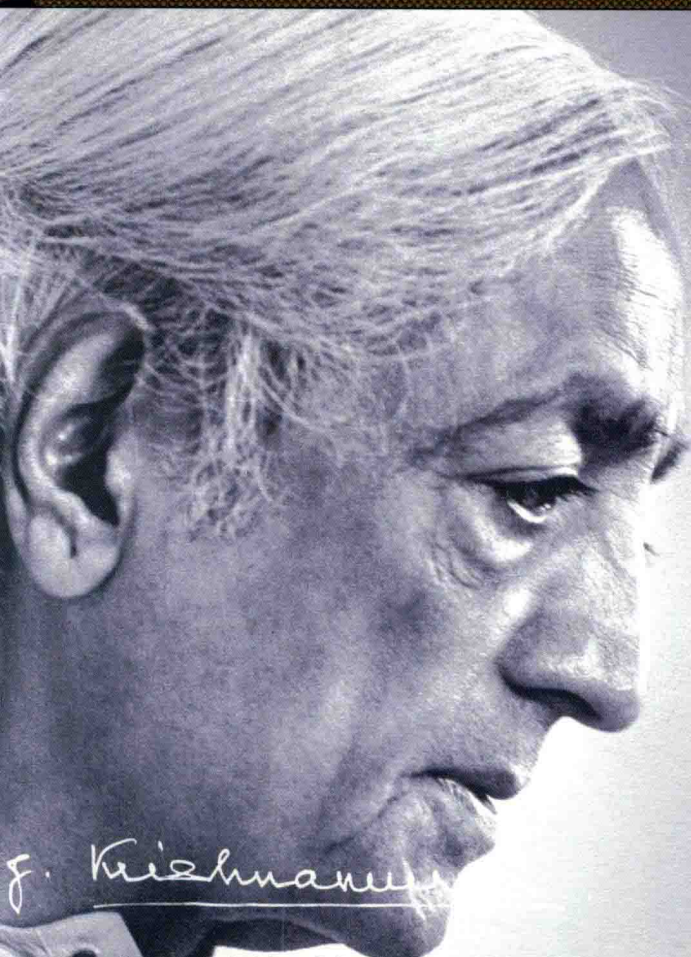


智慧的觉醒

The Awakening of Intelligence

【印度】克里希那穆提 著 宋颜 译

修订本



J. Krishnamurti

克里希那穆提智慧最全面的结集

克氏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迄今为止最原汁原味的翻译



智慧的觉醒

The Awakening of Intelligence

【印度】克里希那穆提 著 宋颜 译

修订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AWAKENING OF INTELLIGENCE
Copyright © 1973 Krishnamurti Foundation Trust,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Krishnamurti Foundation Trust Ltd.
Brockwood Park, Bramdean, Hampshire
SO24 0LQ, England.
E-mail: info@kfoundation.org Website: www.kfoundation.org

版贸核渝字(2014)第9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的觉醒 / (印) 克里希那穆提 著; 宋颜 译. -修订本.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3

书名原文: The awakening of intelligence

ISBN 978-7-229-09196-5

I. ①智… II. ①克… ②宋…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7407号

智慧的觉醒·修订本

ZHIHUI DE JUEXING XIUDINGBEN

[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 著

宋颜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陈丽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387千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美 国

第一章 不知道的状态

与雅各布·尼德尔曼教授的两次谈话

老师的角色 / 4

内在的空间·传统和依赖 / 22

第二章 思想的荒谬

纽约的三次演讲

内在革命 / 42

关系 / 58

宗教经验和冥想 / 73

第三章 人类的挣扎

与艾伦·诺德的两次谈话

人类的挣扎 / 88

善与恶 / 106

印 度

第四章 圣人与箴言

与斯瓦米·凡卡特桑那达的两次谈话

古鲁和寻道 / 122

《奥义书》中的四条“mahavakyas” / 145

第五章 心的品质

马德拉斯的三次演讲

看的艺术 / 168

自由 / 178

神圣 / 189

第六章 活跃的当下

马德拉斯的四次对话

冲突 / 202

追求快乐 / 220

时间、空间和中心 / 240

根本问题 / 255

欧 洲

第七章 不可衡量的境界

瑞士萨能的七次演讲

什么是你最高的志趣 / 278

秩序 / 289

我们能了解自己吗 / 301

孤独 / 315

思想和不可衡量的境界 / 327

意志的行动和彻底转变所需的能量 / 336

思想、智慧和不可衡量的境界 / 348

第八章 智慧的种子

瑞士萨能的五次对话

意识的分裂 / 364

智慧觉醒了吗 / 381

恐惧 / 394

恐惧、时间和意象 / 408

智慧和宗教生活 / 422

英国

第九章 冥想的心

布洛克伍德的两次演讲

认识思想和意象的关系 / 436

冥想的心和无解的问题 / 447

第十章 “我”是暴力的

布洛克伍德的一次小组讨论

暴力和“我” / 462

第十一章 智慧的觉醒

与大卫·博姆教授的谈话

论智慧 / 482

美 国
AMERICA

第一章

不知道的状态

与雅各布·尼德尔曼教授的两次谈话

老师的角色

那种“不知道”的状态就是智慧。智慧可以在已知的领域中运作，也可以去它想去的其他地方活动。

雅各布·尼德尔曼¹：年轻人对灵性革命做了不少探讨，特别是加利福尼亚这边。这个现象非常复杂，你从中看到现代文明重新绽放的丝毫希望了吗？可能有新的成长吗？

克里希那穆提：先生，你不认为要有新的成长，我们必须相当认真，而不是仅仅从一个精彩的消遣突然转向另一个吗？如果我们纵观了世上所有的宗教，看到了它们组织化的徒劳无益，并从中看到了真实而清晰的东西，也许那时候，加利福尼亚或者全世界就能有些新东西了。但依我看，恐怕那些探讨都谈不上认真。我可能错了，因为我只是在远处看这些所谓的年轻人，他们坐在听众中间，偶尔会来这里面对面交谈。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笑声、他们的掌声并没有给我一种非常认真、非常成熟、心怀不凡抱负的感觉。当然，我可能错了。

尼：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唯一质疑的就是：我们期待年轻人认真起来也许不太合适。

1 雅各布·尼德尔曼，旧金山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著有《新宗教》一书，并任《企鹅玄学丛书》编辑。

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认真”不适合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器重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的认真变得那么重要。若干年后，就轮到他们做老一辈了。

尼：作为现象，抛开隐藏在它后面的东西不谈，对超觉经验的这种兴趣——或随便你怎么叫——似乎是某种孕育种子的沃土，除去所有的冒牌货、所有的骗子，某些不平凡的人，也许还有某些大师，可能会从中脱颖而出。

克：可我不确定，先生，我不确定所有的骗子和剥削者没有在葬送这些种子。“克里希那意识”、超觉静坐，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还在继续——他们被困于其中。这是一种表现欲、一种消遣和娱乐。要有新东西产生，必须有一群真正投入、认真以对的核心人士，他们会一路走到最后。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说：“这就是我要奉行到底的东西。”

尼：认真的人得是那种对一切不再抱幻想的人吧。

克：我不说“不抱幻想”，而是一种认真。

尼：但这有先决条件吧？

克：不，我绝不会说“不抱幻想”，那会导致绝望和愤世嫉俗。我的意思是检查一切所谓宗教的、灵性的东西：去检查，去搞清楚其中的真相是什么，搞清楚其中是否有任何真相。或者抛弃全部，重新开始，不去经历那些陷阱、那些混乱。

尼：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这样表达更好。人们尝试了一些东西，最后失败了。

克：不是“其他人”。我指的是我们必须放弃所有的承诺、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神秘主张。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仿佛自己一无所知开始。

尼：那非常难。

克：不难，先生，我认为那不难。我认为只有那些满脑子都是别

人的知识的人才会觉得难。

尼：我们大部分人不就是那样吗？昨天我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给学生讲课，我说我要去采访克里希那穆提，你们想让我问他什么。他们有不少问题，但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男孩的话：“他的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我就是做不到。”那句话中有些东西是那么清晰，好像在哪里听过。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似乎要这样开始：做一个初学者、一个新手！

克：我认为我们质疑得还不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尼：明白。

克：我们接受，我们很容易上当，我们贪求新经验。我们轻信任何长着胡子、满口承诺的人，那些人宣称你要是做某些事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体验！我想我们必须说：“我一无所知。”显然，我不能依靠其他人。如果没有书本，没有古鲁（上师），你会怎么办？

尼：但人是如此容易受骗。

克：当你心有所求就会受骗。

尼：是的，这个我明白。

克：于是你说“我要搞清楚真相，我要一步步质疑，我不想骗自己”。当我想要，当我贪婪，当我说“所有的经验都是肤浅的，我想要些神秘的”，欺骗就冒出来了——然后我就被困住了。

尼：在我看来，你所说的是一种状态、一种态度、一种途径，它本身让人很难理解。我觉得自己离那种状态非常远，我知道我的学生也是。所以不论对错，他们觉得需要帮助。他们很可能误解了帮助的含义，但是有帮助这回事吗？

克：你会不会问：“为什么你需要帮助？”

尼：我这么说吧，你隐约感到自己在骗自己，但你不确定……

克：很简单。我不想骗自己——是吧？那我就搞清楚是什么事

情、什么活动导致了欺骗。显然，在我贪婪、在我想要什么、在我不能满足的时候就产生了欺骗。因此我不抨击贪婪、欲望、不满足，我想了解更多。

尼： 嗯。

克： 那么我必须了解我的贪婪。我在贪求什么？是因为我厌倦了这个世界吗？女人我有了，车子我有了，钱我有了，我就想要更多东西？

尼： 我认为我们贪婪是因为渴望刺激，渴望忘却自己的烦恼，那就看不到自己的贫乏了。不过我想问的是——我知道你在以前的演讲中已经多次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它一再出现，几乎无法回避——世界上的伟大传统，那些已经面目全非的除外（它们已经被歪曲、误读，变得具有欺骗性），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帮助。他们说“古鲁也是你自己”，但同时又存在帮助。

克： 先生，你知道古鲁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尼： 不太清楚。

克： 指出方向的人，那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意思是让你开悟的人，卸掉你的负担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卸掉你的负担，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尼： 恐怕是这样。

克： 古鲁也指帮你到达彼岸的人，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意思。一旦古鲁说他知道，那你差不多就可以确定他并不知道。因为很显然，他知道的都是过去的东西，知识就是过去。当他说他知道，他就是在回想他曾有过的某些经验，某些他已经能识别的了不起的东西。那种识别源自他以前的知识，否则他就识别不了，他的经验是根植于过去的，因此并不真实。

尼： 这么说的话，我认为大多数知识都属于那种。

克：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所有古老或现代的传统？注意，先生，我不读任何宗教、哲学、心理学书籍：我们可以无比深入地探究自己并搞清楚一切问题。探究自己就涉及一个怎么探究的问题。因为不会探究，我们就提出请求：“你能帮我吗？”

尼：是这样的。

克：而另一个人就说：“我会帮你的。”结果却把你推向了另外的地方。

尼：好，这差不多解答了我的疑问。前几天我在读一本书，讲所谓的“Sat-san”的。

克：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尼：结交智者。

克：不，结交好人。

尼：结交好人，啊哈！

克：因为善良所以智慧，而不是因为智慧所以善良。

尼：我明白了。

克：因为你善良，所以你智慧。

尼：我并不要拿这个说明什么，不过我发现我的学生和我自己，我就代表我自己发言吧，当我们读你的书，听你的演讲，我们说：“啊！我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跟任何人在一起。”——但这当中也有极大的欺骗。

克：当然，因为你们正在被那个演讲者影响。

尼：是的，没错儿。（笑）

克：先生，注意，让我们更简单些。假如，假如没有书，没有古鲁，没有老师，你会怎么办？你处于混乱、困惑、痛苦当中，你会怎么办？没有人帮你，没有毒品，没有止痛药，没有组织化的宗教，你

会怎么办？

尼：我想象不出我会怎么办。

克：这就对了。

尼：也许那种情况下会产生一种紧急状态。

克：正是如此。我们没有危机感，因为我们说：“好吧，反正有人会来帮我。”

尼：但是大多数人会被那种情况逼疯的。

克：我不确定，先生。

尼：我也不确定。

克：不，我是完全不确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所依靠的人、宗教、教会、教育，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如此可怕的混乱局面当中。我们没有从悲伤中解脱，我们没有从野蛮、丑陋和空虚中解脱。

尼：可以说他们全都那样吗？有些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千个骗子里会有一个佛。

克：但那不是我关心的，先生，如果我们那么说，就会促成这种欺骗。不，不能那么说。

尼：那我就来请教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身体不勤劳就可能得病，而勤劳就是我们所谓的努力。有另一种努力吗，也许可称之为灵性的努力？你反对努力，然而人类的成长以及多方面的幸福难道不需要种种类似勤劳的东西吗？

克：我想知道你所谓的勤劳是什么意思！身体的勤劳？

尼：那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勤劳，也指对抗欲望。

克：你看，我们又来了。我们所受的制约、我们的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个“对抗”建立的，并树起一道抗拒的墙。那么我们提到“勤劳”

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意思？相对于懒惰而言？为什么任何事我都得努力？为什么？

尼：因为我渴望某些东西。

克：不是的。为什么有这道努力的鸿沟？为什么我必须努力以臻上帝、开悟、真理之境？

尼：有很多种可能的答案，但我只能回答自己的。

克：原因可能就在那里，只是我不知道怎样看。

尼：那就一定存在障碍。

克：怎样看！它可能就在角落，就在花朵下面，它可能在任何地方。所以首先我得学会看，而不是努力去看。我必须搞清楚看是什么意思。

尼：是的，但你不认为要那样看可能会有抗拒吗？

克：那就别费心看了！如果有个人过来说“我不想看”，你要怎么强迫他看呢？

尼：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说的是我自己，我想看。

克：如果你想看，你说的看是什么意思？在你努力去看之前，你必须清楚看是什么意思。对吧，先生？

尼：在我看来，那就是一种努力。

克：不是努力。

尼：用那种细致的、不易察觉的方式“搞清楚”看的意思，就是一种努力。我想看，但我不想搞清楚看是什么意思。我同意对我来说这是更基本的事情。但这种速战速决的愿望，难道不就是一种抗拒？

克：解决问题的速效药。

尼：有什么我必须探究的心结吗？它在抵制你所说的这个不易察觉的、细致得多的东西。你所说的东西不就是用功吗？如此平静、如